



雪花的归宿

(组章)

●北琪

雪花的归宿

岭上的积雪历经千年,不肯变身为水。
门外的船只还在讲述他乡的故事。
柳树依旧青翠欲滴,黄鹂的歌声依然婉转,白鹭仍有冲向蓝天的欲望。
我在雪中漫步,固执地追寻一片雪花的下落。
风在空中欲言又止,它知道,再浪漫的美好也需留白。
一些雪花还在喋喋不休,纷纷扬扬了一整天。
雪是阴郁的天抛出的最后一粒砝码,未必能测量人间的疼痛,它只负责晶莹或肆虐。它所覆盖的美好或不堪,终将裸露出来。
路过也好,驻足也罢,皆是匆匆。
有些相遇是狭路相逢,有些相遇会大起大落。
童话里的河会断流,快乐和悲伤都无处隐身。
如何抹去回忆的阵痛,是不朽的命题,也许永远无解。
尘封往事的都是智者。
我在雪中返回。
幸好还有一个转弯,可用来回头,停泊一颗苍凉的心。
一片雪花的归宿,再与我无关。

雪意浓

天色醉意正浓,大雪锦上添花。
米酒散发淡淡的香气。
火炉里的火充满期待。
走进雪地,才知寒冷的真意。
我团起一个雪球放在掌心,看它一点一点融化。
善解人意的风也来助阵。
一些声音时常回响。
随风逝去的只能是岁月。一些冷或暖,会常驻心间。
一场雪心甘情愿为冬天作序,一直在坚守这份独一无二的浪漫。
我在恭候佳人,共饮一杯暖酒。

翻飞

飞雪是寒风悲伤的形式。
一缕炊烟,回归烟火。一朵雪花,返回天空。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起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长成一地清辉?稀疏,没有燃烧的火焰。
轻轻摇头,抖落一脸风霜。

祈祷一场雪

北风萧瑟。
风把芦苇吹成狂草,不知何时才能把它们安抚成小楷。
一个人的晚餐同样萧瑟。
斟满三杯酒。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自己。
桌上的玻璃花瓶是最大的一只酒杯,盛满过往。
阳光满屋,白玫瑰换成了粉佳人。
晚风袭来,粉佳人换成了香槟玫瑰。
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槟玫瑰换成了戴安娜。
我问你,下次换什么颜色?
你说,都可以。
我又问,哪种颜色最好看?
你说,都好看。
望着你的背影,我,还有那些花,都不知所措。
一丝寒意,挤进我的骨头。
如今,那只花瓶空空如也。
你站在灯火阑珊处,而我,已来不及回首。
祈祷一场雪,为我而下。
在雪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点燃篝火,遥想春暖花开。



青山千秋雪

■许婷 摄



文联,我的文学原乡

●秦翻花

当您走进文联,便走进了一幅由文字与艺术编织的画卷中。这里,是心灵的栖息地,是思想的共鸣场。文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恭迎每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追梦人。在这里,您将邂逅志同道合的知己,在共鸣中激荡灵感;在这里,您将触摸到创作的脉搏,让激情在笔尖肆意流淌。

文联的活动,似三月的杏花雨,润泽每一颗渴求文艺的心灵;氛围似水墨长卷,将相聚镌刻成时光长河中的璀璨诗行。在这里,我们既能于聚光灯下绽放才华,亦可在茶余饭后细品时光静好。文联,似精神桃源,让梦想在艺术沃土生根,让灵魂在诗意栖居里找到永恒归处。

时光回到六年前,老师在专注地修改着我的散文,鼠标箭头在“故乡的炊烟”旁画了个圈,又划下一道红线,批语“缺乏嗅觉的维度”像一根细针,扎进我的心间。键盘轻点,如指点迷津,每一次落下,都衔起一缕故乡的黄昏——柴火混着稻香的暖意扑面而来,炊烟裹着暮色的温柔萦绕鼻尖。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文字不仅是眼睛的延伸,更是五感通联的桥梁,让记忆

在沉睡间苏醒。这发现如同一颗火种,落进脑海,点燃了创作的渴望。

老师的讲课带着泥土气息,质朴而深沉。那年,他带我们去老牛湾采风。立于观景台,极目远眺,黄河如一条灵动的巨龙,在天地间蜿蜒,那磅礴景象,宛如天地绘就的天然画卷。他轻语道:“写作非云端俯瞰的孤高,而是以谦卑之躯贴近烟火,以共情之眼凝视众生,在文字里织就温暖的经纬。”此言如明灯,照亮我的创作之路。让我明白文字当如黄河水,既有奔腾的力度,亦有包容的胸怀。

一次,我写“月光如水似绸缎”,他批注:“月光似绸缎,但绸缎轻滑,却暖不了人”。他顿了顿,目光柔和,轻声地问我:若改为“月光宛如母亲的手”是不是更贴切些?这般抽象化的点拨,让我学会了用笔触感知文字的温度——逗号是呼吸的停顿,句号是思考的沉淀,问号是探索的足迹,而省略号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从此,我笔下的文字不再仅是符号的堆砌,而是有了心跳与温度:写风时,我听见树叶在风中絮语;写雨时,我触摸到泥土湿润的温柔。因工作需要,老

师虽已调离文联,却在我心中流淌成一条永恒的创作之河,滋养着每一行文字的生长。

帮我修改文章的老教师们各有绝活,而高老师的“三明治批改法”宛若一场在文字间流淌的春雨,润物无声却滋养心田。他总以肯定的目光指引,轻轻点亮我书写文字的星火:“这个比喻很新鲜,像初春的柳芽,带着破土而出的惊喜,仿佛能听见生命拔节的声音。”接着,他以匠人的耐心轻抚瑕疵,如春风拂过新叶般温柔:“不过,‘雪像冰糖融化’的比喻,总少了点温度。不如改为‘初春的雪在舌尖上化开’如何?那丝丝凉意里,藏着春的羞涩,像少女指尖轻触冰凌的微颤。”最后,他以信任的笑容收尾,目光中满是期许:“你已经找到感觉了,文字在你笔下开始有温度了,像冬日里捧起的一杯热茶,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心底。”这种充满尊重的指导,让我在修改中触摸到文字构筑的奇妙空间——原来文字不是孤独的独白,而是需要被温柔接纳的灵魂,是思想与情感的桥梁,连接着作者的内心与读者的共鸣,让每一个字都成为心与心对话的密码。

老师的每一次修改,都像在我的文字里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在时光里生根发芽,终将结出丰硕的果实,而那份被文字滋养的温暖,将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流淌。

当编辑老师反复修改我的文章时,那些修饰后的语句宛如爱的印记,不仅刻在文本上,更深深烙印进我的心里。记得有一次,我的文章被编辑老师用红线划出三处“不够精准”,又在旁边写下“这里可以更生动,像风吹过麦浪的起伏。”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文字从纸页上跃起,在编辑老师的指尖跳舞,最终化作一行行有生命的精句。

这些修改,让我明白:写作不仅是词汇的堆砌,更是灵魂的对话。高老师的“三明治法”教会我,文字需要被呵护,像呵护一朵初开的花;编辑老师的反复修改让我懂得了文字需要被反复雕琢,像雕琢一件艺术品。当文字从冰冷的符号变成有生命的呼吸,当修改从任务变成享受,我才真正体会到:写作,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是让文字在时光中沉淀,成为生命的见证。

在文联六载的时光中,我悟得:文字是灵魂栖息的青砖黛瓦,是童年画卷中未干的油彩,是青春诗行里不灭的星火,是生命在时光长河投下的粼粼波痕,每道涟漪都藏着心跳的回响。提笔落“爱”时,笔尖轻颤,似心跳在纸上轻吟——那是灵魂与文字相拥时最炽热温柔的烙印,是时光与墨色交织的永恒诗行。写作非雕琢时光,而是让时光在文字间舒展羽翼,如春鸟破壳般轻盈,似新芽绽绿般蓬勃,于墨香中重获新生,让每个字都化作灵魂栖息的港湾,在时光的长河中,绽放出永恒的芬芳。

此刻的我,已沉溺于文字的星海。每个字都是会呼吸的星辰,在时光的褶皱里闪烁着微光。它们不是孤立的坐标,而是银河中交错的轨迹,指引我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座。当笔尖划过纸页,那些被岁月珍藏的“此刻”便次第苏醒:老师批改时键盘落下的弧线,像流星划过青春的夜空,将教诲的温度刻进年轮;争论时脸颊涌动的潮红,似晚霞点燃夏日的云层,让友谊的火焰永不

褪色;深夜改稿时窗外倾泻的月光,如银纱轻抚未眠的笔尖,将孤独酿成诗行。这些碎片在时光的河流里被冲刷、打磨,最终凝成珍珠,串成一条名为“生命”的项链。在岁月的颈间,它们低吟着永恒的回响,每一颗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闪烁出灵魂的光芒。

对文联的明天,我有了更深的期待。这里不仅是培育作家的摇篮,更是守护文化基因的方舟。当年轻作者用新媒体讲述传统故事,当口述历史被整理成册,我忽然懂得:文联的使命,是让每个时代的星光都得以传承,是让文字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在这片文字的星河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座。那是一个用文字编织的梦想,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当我们的作品被后人阅读时,那些文字会变成时空隧道——让不同时代的人通过文字握手,让砂纸般粗粝的岁月,与毛巾般温热的生命,在时光里永远相拥。

在文联的大家庭里,让我们以文为舟,以艺为楫,共同驶向那片永恒的星海。

一片土地的涅槃

·李洁



2022年6月初,因为清水河县老牛湾通用机场的建设规划,老牛湾镇鹿头峁村要整体搬迁,为了留住鹿头峁村的记忆,在村民搬迁之前,我和几位摄影爱好者去鹿头峁拍摄了大量的图片。

在村头那株百年老海红树旁,我们遇到了正在挖苦菜的刘根成老人,他热情地邀请大家去他家里小坐,并从冰柜拿出他洗净煮熟的苦菜,让我们带回去。老人一个人住着三间向阳的窑洞,院子和屋里都收拾得干净整洁,不像一个鳏寡独居老人的住所,尤其窑洞的墙围画,图案依旧完好,格调朴素又色彩鲜明,从浅蓝到深蓝层次柔和过渡的套色勾边异常精美。老人看到大家喜爱这墙围画,用那双劳作了一辈子的粗糙大手轻轻摩挲着墙围,讲起了他故去的老伴儿,老伴儿薛禄英的娘家是距离鹿头峁村不到20公里的黑矾沟陶瓷世家,心灵手巧的她从小就随着父辈在窑窑里做画工,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窑洞的墙围画就是当年他们成亲时老伴儿所作。因为老人对老伴儿的怀念和对墙围画的珍爱,一下子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老人还讲他年轻时赶着毛驴一块块拉回来的石头,这三间结实的石头窑洞、齐整的石头院墙,他声情并茂的叙说,让大家感觉每一块石头上好像都带着他的指纹和汗水。最后,老人一声轻叹:“可惜,要拆了。”

老牛湾景区要发展,规划好的机场建设马上就要动工了。但,村民的家园情结也是压在机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心头沉甸甸的大事。征求了一次又一次鹿头峁全体村民的意见,终于决定在离旧村不远处选址重建家园。以老牛湾的速度、老牛湾的温度将鹿头峁的每一位村民都妥妥善善地安置好。

盛夏的一个早上,鹿头峁的最后一声鸡鸣被卷入了暖烘烘的清风中,刘根成老人蹲在窑洞外的老海红树下,粗糙的手掌抚过树干上沟壑丛生的裂纹,仿佛在抚过他八十年岁月的尘埃。

不久之前,这里还沸腾着乡村特有的欢声笑语,女人们在海红树下乘凉闲聊,牛羊慢条斯理走过土路,田间传来农机具毫不掩饰的突突声。今天,一切好像停摆的钟表都寂静下来了,牛羊已提早迁到了安置小区的新棚圈;祖祖辈辈踏出的土路,已被测量仪器的三角架和白色的划线取代。鹿头峁的记忆正在被连根拔起,装上一辆辆各式各样的车子,运往建设好的安置小区。

“咱们该走了。”儿子刘付祥轻声催促。刘根成老汉又一次缓缓爬上土炕,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色彩明快的炕围画,嘴里喃喃:“禄英呀,本想在咱们的窑洞里等着再过几年去见你,可我要失言了,咱们的村子要修机场了,你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没有坐过飞机,等机场建好了,也让你听听飞机的轰鸣声。”刘根成走出窑洞,最后再环顾一眼他住了多半辈子的地方,去年冬天捡回来的干柴整整齐齐码在院墙的西北角,东墙边的鸡窝里还躺着一枚温热的鸡蛋,院子里的太阳花开得正盛、小葱和韭菜长得嫩绿,那只陪伴他的狸花猫好像觉察到了什么,畏畏缩缩蹭着他的裤腿。每一处痕迹在他心里都有一段故事,而现在,所有这些故事都要让位于一个更大的叙事——老牛湾机场建设。

隔着一小路的刘瑞小则一边收拾最后要搬走的锅碗瓢盆家当,一边喜滋滋地催促刘根成:“叔,走哇!不要磨蹭了。那边的新房比窑洞敞亮,你喜欢的小葱和韭菜,我带了籽种,过去安顿好了,就帮你撒在院子里。”

推土机的轰鸣声如期而至,钢筋混凝土从林以惊人的速度在黄土地上“生长”起来,跑道、航站楼、塔台替代了曾经的海红树、庄稼和窑洞。来自各地的建设者们忙碌而有序,为古老黄河边的新机场灌注着现代化的血液。

2024年12月29日9时47分,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起飞的皮拉图斯PC-12飞机在老牛湾机场跑道上平稳落地,标志着清水河县老牛湾机场正式通航。

像刘根成那些曾经在鹿头峁生活了若干年的人们,为了老牛湾祖辈辈未曾拥有的新事物——机场,奉献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他们虽然有些许的失落,但更多的是兴奋、是能为家乡的发展作出奉献而涌起的一种最朴素的骄傲。每当有航班的日子,他们总会在安置新村的水泥路上侧耳细听,也许真能听见飞机划过天空的轰鸣——那声音既像是告别,也像是问候,连接着埋藏在地下的根与延伸向天空的翼。

鹿头峁从未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作为起点,让更多的人飞向远方;作为归途,迎接每一个喜欢这里的旅人。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次降落都是对过去的超越,每一次起飞都是对前行的致敬。尽管村庄成了机场,但土地记得所有发生过的故事,并将见证更多即将发生的故事。